

全華叢書



明初事蹟一卷

金華叢書

退備古開隆

重刻明初事蹟序

是書為鄉先輩劉伯靜先生撰永樂  
中進呈乙覽者今從袁氏金聲玉振  
集中鈔出悉心攷訂正其舛錯用付  
手民夫稗官野乘代有其書而君子  
無取焉者為其見聞恒多失實不足

徵信於來茲也先生自明祖初起時  
即從戎幄見信任累官至北京刑部  
侍郎其於國家肇造行軍用人諸  
鉅制蓋得於目覩者居多而非徒撫  
拾傳聞務為異說以求新人耳目  
者矣但其序事詞語質實間亦失

於鄙細意當時戎馬倉皇之際隨筆  
載記而於脩飾潤色之功容有不暇  
歟然而興王氣象略具於茲且頗有  
足補正史所未備堪資考鏡者梓  
而存之或亦史學家所不廢也乎  
同治八年夏七月同郡後學胡鳳

丹月樵甫謹序



明朝國初事蹟

明劉辰撰  
郡後學胡鳳丹月樵校刊

一太祖自和州渡江至采石太平儒士陶安首先來  
見太祖問曰有何道教之安曰卽今羣雄並起不  
過子女玉帛將軍若能反羣雄之志不殺人不擄  
掠不燒房屋首取金陵以圖王業願以身許之太  
祖曰諾克太平授安太平興國翼元帥府令史陞  
都事後太祖得建康等處全有江南遂成帝業安  
贊佐功多官至翰林學士江西行省參知政事



一太祖在和州與李國勝趙晉勝同日渡江既至采石國勝起意就船上設宴邀請太祖飲酒欲圖之國勝部下人陰以其情達於太祖推疾不赴後數日卻設筵宴請國勝不防到船上未久太祖命壯士縛之投於水部下廖永安俞通海以軍馬船隻降

一蠻子海牙水寨自上江退下裕溪河口與采石相對太祖既得采石以兵破之蠻子海牙遁走長官康某等降獲其船隻

一陳也先圍太平太祖殺敗之也先被擒太祖不加  
誅戮殺牛馬與同誓告天地共攻臺城也先懷二  
心陰同城中守將雖圍而不攻被臺兵擒去郭元  
帥張元帥軍敗而回及句容鄉兵殺也先太祖曰  
陳也先背盟負恩天殺之也其子兆先屯守方山  
太祖招之就降

一太祖旣得建康爲軍少集太平建康鎮江宣州廣  
德伍府民戶爲軍謂之民兵太祖卽位曰虧了伍  
府供給永遠饒了他秋糧止當均功夫役

一揚州長鎗一片瓦青單等軍馬互相爭戰無糧食  
人太祖差人往招之長鎗等過江撥與李文忠管  
領守嚴州

一太祖差人往揚州招到青軍元帥單居仁馬某等  
軍馬過江令守常州居仁男單大舍糾同城呂黃  
包頭元帥陳保二執頭目叛降張士誠李文忠哨  
杭州咸林獲陳保保太祖問保二曰你將我常州  
頭反去張家有得還我否保二不答殺之後單大  
舍領軍把宜興太祖  
居仁招其子曰上位待

我甚厚你妻子皆在你可過來其子答曰我已投人不復顧父母妻子忠孝不兩全拜辭而去克蘇州生擒之太祖召居仁曰你子已就擒與你自處之居仁曰不忠孝當碎其肉於市曹凌遲處死太祖仍以鄉里舊人待居仁致仕還鄉

一太祖渡江先克太平立太平興國翼元帥府克建康立江南等處行中書省江南等處行樞密院帳前親兵都指揮使司五翼元帥府五部都先鋒府秦淮翼元帥府設百戶千戶萬戶總管統軍元帥

參議府左右司省都鎮府司理問所斷事廳兵馬  
 司按察司營田司歷經司博士廳照磨所管勾所  
 克鎮江立鎮江翼克常州立寧國翼克廣德立廣  
 德翼克常州立常春翼克徽州立雄峰翼克嚴州  
 立德興翼克婺州立金華翼克處州立安南翼克  
 衢州立金斗翼克信州立龍虎翼克諸暨立諸暨  
 翼

一太祖命徐達攻常州府甘露下營張士誠弟士德  
 來戰達調元帥王玉等殺敗士德策馬走王玉令

男虎子追之士德遇坎墜馬虎子擒之太祖大喜  
曰張士誠謀主士德其人智勇被我擒之張氏之  
事成敗可知矣遣人往平和好士德母痛之議令  
士誠歲貢糧十萬石布一萬疋永爲盟信就以廖  
同僉易士德太祖不從士德以爲失身事無所成  
陰寄書與兄士誠可降元朝以爲之助遂不食而  
死

一太祖嘗曰與我取城子的總兵官妻子俱要在京  
住坐不許搬取出外

一太祖立義子保兒周舍道舍柴舍馬兒金剛奴也  
先買驢真童潑兒後令歸宗

一戊戌年四月太祖批示帳前都指揮使司首領官  
郭彥仁令充本司都事職役自龍鳳三年調汝專  
掌征行兵案今來將及一載多受勤勞更兼軍中  
調和士卒其間中正甚厚吾託汝於軍中正使晝  
夜無憂家眷不必多慮時遣人齎送糧薪雖今將  
士英雄實賴賢豪謀佑勇者必勝大事速成彼事  
一節正謂保指揮我之親男胡大海我之心腹前

者曾聞二人不和且保指揮我親身也胡院卽我心腹也身包其心心得其安心若定身自然而定汝必於我男處丁寧說知將胡院判以真心待之節制以守之使我所圖之易成只此

一太祖親征太平建康宣州婺州書押大榜招安鄉村百姓歲納糧草供給謂之寨糧後常遇春奏害民太祖卽禁止

一太祖親征婺州有男子進一女子約二十歲能作詩太祖曰我取天下豈以女色爲心誅之以絕進



獻

太祖自建康冒冰雪至婺州感寒氣腹疾不已醫士嚴景明以藥調治卽愈就書良醫景明四大字賜之

一紹興儒士王原章能作梅來金華見太祖甚待之曰我克紹興着你做知府賜衣服遣回

一太祖克婺州遣使往處州招參政石抹宜孫不從後命僉院胡大海克其城太祖聞劉基章溢葉琛皆國士也特遣宣使樊觀齋幣禮徵聘基等到京

授基中丞溢中丞授琛洪都知府基知天文太祖嘗以國師先生稱之後封誠意伯

一太祖克婺州遣儒士陳顯道招方國珍以次子亞關爲質令郎中張本齋降書獻溫台慶三郡太祖發其子回授國珍江南行省平章福建行省右丞國瑛福建行省參政國珉江南行樞密院僉院降以銀印遣博士夏煜齋往慶元開衙門止是國珉行用行樞密院印其餘印信留而不用心持兩端覘伺成敗太祖寬容之後國珍檢校燕敬進金鞍

玉轡太祖正克江西李善長遣其使就往進獻太  
祖謂其使燕敬曰我取天下用的是馬奚用此物  
次國珍又進大西馬四匹太祖曰此馬可踏街道  
賜將官克蘇州太祖命御史大夫湯和取慶元國  
珍懼十年不改正朔下海避之繼又請降惟姪方  
明善拒敵後亦降太祖以國珍既不念舊惡授國  
珍廣西行叅政起造千步廊一百間報功其次子  
亞關獻三郡海船水手數萬及建言沿海築城立  
衛所防倭太祖從之

一太祖克婺州遣掾使周德遠往衢州招廉訪使宋伯顏不花不從後命常遇春引兵圍城九月克之執宋伯顏不花到京太祖數之曰爾既守城城破不死非忠臣也且百姓何辜使遭鋒鏑以鞭決訖三十後用提刑按察司問鄧福被排陷事反以本人不合告按察司官壞了衙門坐罪太祖訪察之數伯顏不花曰爾本俘囚我宥而用之元朝因護黨往往屈人壞了天下今爾復襲舊弊杖殺之

一長鎗參政謝國璽與邢何二同僉等軍馬自淮西

經宣州至杭州嚴州因院判劉九九殺死元帥趙  
小九攻破其城九九走衢州國璽納九九之妻追  
至衢州城下宋伯顏不花閉門不納國璽等復經  
金華東陽駐扎太祖特遣掾史遠子禮往招之邢  
何二同僉道萬戶襲敬齋書請降惟謝國璽不從  
走杭州李文忠克城國璽自以守宣州時殺長鎗  
湯元帥聞其子在文忠部下欲報父讐而縊死  
一太祖克婺州僉院胡大海領兵圍紹興其子胡三  
舍王舅等三人犯酒禁太祖命誅之都事王愷諫

曰胡大海見總兵攻紹興可以本官之故饒他太祖怒曰寧可胡大海反了不可壞我號令自抽刀殺之

濠州胡家有女守寡太祖欲納之其母不從後聞隨軍在淮安不曾適人太祖遣人以書達平章趙君用請主之君用以胡氏同其母送至太祖納之立爲胡妃

一青軍馬元帥過房得常州孫府判女爲女太祖納之有寵爲妃後訪得妃兄孫伯英在衢州差貴赤

老張起取到京太祖大悅賜以金銀緞疋令龍灣把關不久除斷事官陞河南行省參政任太僕寺卿妃卒太祖令守妃墳以事累死

一苗軍左丞楊完者有軍十萬自上江順流而下入杭城守之調省部鎮撫李才領圍徽州太祖命院判鄧愈胡大海拒戰殺死李才苗眾遁走完者後脅江浙丞相塔失帖木兒生婚強娶平章慶童之女爲妻張士誠降元朝塔失帖木兒陰通士誠發兵至湖州市圍營之完者出兵不及自縊死兵散

部將員同僉領元帥蔣瑛等三萬人來降太祖率  
瑛等攻克婺州就隨胡大海鎮守壬寅二月初七  
日瑛等刺殺大海叛降張士誠太祖痛悼不已於  
聚寶門迎喪復令金華城中建祠塑像遣使祭之  
後李文忠克杭州擒瑛等至京太祖命取大海畫  
像於市曹懸掛刺蔣瑛等血祭之凌遲處死

一樞密院判謝再興乃都督朱文正岳父跟隨太祖  
克婺州與胡大海打紹興回太祖以親命守諸暨  
離城數十里張士誠令呂同僉於溪上築一壩每



年水發必是滄城再興不時偷掘其壩力戰功多  
再興心腹人左總管糜萬戶嘗以違禁物私往杭  
州易貨太祖恐泄國事拘拿左糜二人殺之以首  
懸於再興廳上太祖自主婚以再興次女嫁與右  
丞徐達復取再興回京聽宣諭另遣參軍李夢庚  
往諸暨節制焉卻令再興回還聽調再興既到諸  
暨愧無權勢出怒言曰女嫁不教我知似同給配  
又着我聽人節制知府欒鳳就執參軍李夢庚元  
帥王玉陳剛以諸暨全城軍馬赴紹興投降惟總

管吳汝明棄妻子走回太祖以其忠義賜以小于  
元帥妻後再興弟謝三謝五守餘杭李文忠圍之  
諭其降謝五於城上拜言曰保得我性命便出降  
文指天誓曰我是總兵官不得殺你謝五以城降  
太祖卽取赴京文忠奏恐失信人後無肯降者太  
祖曰謝再興是我親家反被背我降士誠情不可  
恕仍將謝五等凌遲了

一元帥葛俊等守廣信不服李文忠調俊爲羽林衛  
指揮隨太祖龍江點軍不散太祖召而問之俊對

曰葛俊太祖怒曰不散主何意廣信不服調是你命誅之發其子雲南充軍永不用

一太祖遣千戶王時等齎銀三千兩往方國珍附搭海船到大都體探元朝及李察罕帖木兒李思齊等軍馬事情國珍差吳都事同去既回帶到馬伍十匹

一太祖問李察罕帖木兒下山東江南震動遣使通好時陳友諒擄上江雙刀趙扼安慶張士誠據蘇州故有北方之好元朝遣戶部尚書張昶郎中馬

合謀奏差張璉齋襲御酒八寶頂帽榮祿大夫江  
西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宣命詔書昶等航海  
至方國珍處行中書及一年國珍二次差人以其  
事達于太祖不答國珍以爲若不置於他處禍將  
及我遂令昶等往福建平章無只不花差人往建  
昌王溥平章達其情溥欣然遣儒士饒某等到京  
奏昶等在鉛山界首等候太祖命扶璽郎劉宗啓  
於廣信迎之昶等果至宗啓伴至衢州械昶等到  
京城外裸其體入城至省前太祖賜各人衣冠不

拜太祖怒曰元朝不達世變尙敢遣人扇惑我民將出廢之昶無一言惟馬合謀抗對口出不遜之言太祖令壯士縛之至暮留昶以一死囚代之與馬合謀張璉出聚寶門外誅之以二人首發於福建界首示眾監刑官都事韓留亦誅之數日後太祖謂劉基宋濂曰元朝送一大賢人與我爾等可與之議論及出乃張昶也除部中書省都事不久陞參政自執政多上意賞賜甚多權勢震動李文忠克杭州執平章長壽丑的管等官到京太祖曰

此等元朝大臣給以腳力路糧送至境上任其還鄉昶心懷舊主以國事通獲其書太祖令馮國勝楊憲鞠之處以極刑太祖謂丞相李善長曰被他每弄我這幾年碎其骨投於水

一太祖選用宮人訪知熊宣使有姝年少員外郎張來碩諫曰熊氏已許參議楊希聖若取之於理未當太祖曰諫君不當如此令壯士以刀碎其肉後參議李飲水與希聖弄權不法丞相李善長核實奏之太祖將二人黜而云奸狡百端詭譎萬狀宜

此刑割飲冰之乳卽死劓希聖之鼻淮安安置後  
希聖兄楊憲任江西參政來朝太祖謂憲曰爾弟  
弄權我已黜之仍給熊氏與他憲叩頭曰臣弟犯  
法當萬死焉敢納之太祖曰與之熊氏遂往

一張士誠圍安豐劉福通請兵救援太祖親援初發  
時大使劉基諫曰不宜輕出假使救出來當發付  
何處太祖不聽經過廬州平章左君弼不出迎及  
安豐兵敗回攻廬三月不克時僞漢王陳友諒親  
率高稍子戰船兵號六十萬圍江西南昌府雲梯

等攻其不利時擊攻雖急而都督朱文正城上發  
砲石擗木火箭無不破之僅及三月守且將盡援  
兵不至事急文政遣捨命王詣友諒營詐言約日  
出降友諒緩其攻至期城上旗幟一新至暮不出  
友諒縛捨命王於城下游營殺之文正堅城以待  
援至聲息到廬州太祖纔知之謂徐達等曰爲一  
廬州而失江西大郡豈兵家之法遂解圍親率戰  
船蔽江西上至鄱陽湖友諒聞援兵至解南昌圍  
退出康山與太祖大戰太祖頗懼問劉基氣色如



何基曰我兵必勝之氣當力戰友諒果中流矢死  
兵船盡降太祖謂劉基曰我不當安豐之行使陳  
友諒乘我之出京城空虛順流而下擣我建康誠  
進無所成退無所守友諒不攻建康而圍南昌此  
計之下者不亡何待乃知天命有所歸也遂班師  
一太祖克江州僞漢陳友諒下僞平章祝宗丞相胡  
廷遂聞知遣人齎書以南昌來降太祖既到南昌  
命宗與同僉康泰跟隨徐達攻武昌宗等中途叛  
回南昌據城參政鄧愈遁走宗執知府葉琛等官

殺之聞大軍來復棄城走江西平陵後太祖曰得  
江西是去陳氏之一臂况其地乃楚之重鎮爲吳  
江南之藩屏人好訟難制山寨來者多非骨肉老  
成莫能治之是命親姪文政爲大都督府左都督  
節制中外諸軍事往鎮江西太祖特選儒士郭子  
章劉仲服爲輔佐參謀文政到鎮招諭山寨來降  
頭目盡皆歸順好訟者誅之號令嚴肅遠近震懼  
豈期荒淫惟任掾史衛達可等小人爲心腹專用  
民間閨女用則留數十日不用卽投之於井爲數

甚多凡遇太祖差人到彼公幹多以銀緞餌之受者蔽而不言其惡按察僉事凌說新到任察其實劾奏之太祖卽取回文政問罪其郭子章劉仲服衛達可王三元帥不見阻皆誅之及部下隨從行事頭目五十餘人盡皆斷其腳筋太祖旣問文政明白欲治之皇后諫曰文政雖驕縱自渡江以來克太平破陳也先營取建康多有戰功及堅守江西陳氏強兵不能克皆其智勇也况乃骨肉親姪縱有罪亦當宥之太祖曰后言是也且釋之未久

太祖命文政整點荊州城回京未用復出不遜之言太祖意其懷不軌欲廢之皇后極諫曰文政止是性剛恐無此心文政母見存當念其母子之情用典赦之且見親親之義太祖從后言宥之復遣文政往濠州祭祀暮夜與從人議有異志從人備告太祖廢之及分封時其子守謙爲靖江王以奉其祀

一都督朱文正守江西以各府山寨頭目或降或叛反覆不常起發到京太祖曰此等心持兩端之人

盡投於水

一李文忠守嚴州取娼妓韓氏在家宿太祖知之差人將韓氏誅之召文忠問罪皇后勸諫復令還嚴州既至儒士趙伯宗宋汝章乘機說文忠曰此去得回若再取不得回也當早別圖之文忠於是使伯宗等潛往杭州張四平章處通好伯宗既回文忠與郎中侯原善掾史聞遵道議降書聞太祖差刻期齋親筆家書復召文忠文忠得書甚喜比到京太祖大悅撫之甚切賜以好馬銀兩令文忠速

還嚴州用心鎮守文忠既還與侯原善等曰我幾乎着你等誤了此事當何如區處若事泄何面目見上位原善曰大人等饒我等性命當有箇處置止是餌此二人無言語爲上計文忠悟之仍以書付伯宗等以筵宴餞之使其醉令宣使俞也先管送至船比到大浪灘下文忠已令潑合伺候於灘岸呼船近岸曰官人再有分付言語潑上舍船將伯宗等縛投於水

一太祖嘗曰濠州乃吾家鄉張士誠據之我雖有國

而無家是以遣龔希魯潛往濠州說蕭把都後把都  
都以濠州降太祖曰今日有國有家遂我志也於是  
經理濠州城修治

一太祖嘗曰浙江寺院田糧多寺僧惟務酒肉女色  
不思焚修盡起集京城工役死者甚眾皇后諫曰  
度僧本爲佛教爲僧犯戒自有果報今使工役死  
亡有所不忍太祖從后言盡釋之

一太祖命馮國勝圍高郵僞僉院某開門詐降國勝  
輕信輒令指揮康泰數百人先入城俞其於城樓

上急放下閘板閉其門盡殺之太祖知不利卽召國勝回決以大杖數十罰其步走高郵國勝怒四門齊上一鼓而破之俞某就擒

一太祖以陳寧爲浙東按察使無行阜隸小毛赴京訟之太祖提取自問伏罪太祖曰這是禽獸之行豈是你讀書人爲下應天府獄一年歲盡押至聚寶山聽決太祖坐於山上令百官地坐數其罪而且宥之除太倉市舶提舉太祖曰若盜我船貨那時處死後至御史大夫與胡惟庸爲黨死於極刑



一太祖克建康獲元帥者林宥其死而復其職不久  
逃之杭州太祖曰林思舊主既去勿追後任廣西  
省平章廖永忠克廣西者林來降到京太祖集百  
官數之曰爾元朝臣子既失城池不死我宥爾罪  
復爾職背我而逃且爲其主也今又失廣西分當  
一死不死來降不忠之人豈可留之殺於市

一元至元間楊璉發宋朝諸陵以理宗首骨截爲飲  
器太祖既得燕都命守臣吳勉尋訪到京太祖命  
埋之於城南寺及覽浙江所進地圖有宋諸陵復

命瘞于舊穴

一太祖以許元爲祭酒還家祭祖受太祖及皇太子厚賜浙江按察僉事程孔昭劾元不當用象牙牀及杭州娶妾太祖以元安置南雄後遇赦恩回家王子祭胡大海回家奏元安置人數不在赦例赦罪人不赦安置提元到京下獄病死

一太祖早晚於西樓上決事皇后潛聽之如聞上怒候上回宮詢問今官處何事怒何人不以輕重直言諫曰上位已有五子正好積德不可縱怒殺人

致使冤枉活人性命乃子孫之福國亦久太祖從

后言決事一從律

一宋濂孫宋子衛坐黨逆命誅之皇后諫曰田家請  
一先生尙有始終不忘待師之禮宋濂親教太子  
諸王豈可無師生之義况濂致仕在家必不知情  
可赦其死太祖從后言以濂發茂州安置

一太祖既得燕都專設大河等衛打造二百料匾淺  
船每一船載米二百石經由黃河入濟寧閘河至  
臨清下衛河以達北京

一太祖克建康都之嘗以六朝折數不久深意遷都  
後得汴梁親往視之曰四面受敵之地亦有建言  
遷長安者太祖曰漕運艱難且已之

一太祖克婺州宣諭百姓曰我兵足而食不足欲加  
倍借糧候克浙江乃依舊科徵後擒張士誠以加  
倍糧免之惟僧道不免

一太祖渡江或親征或遣將克取城池令曰凡入敵  
境聽從稍糧若攻城而彼抗拒任從將士檢刮聽  
爲已物若降卽令安民一無所取如此則人人奮

力向前攻無不取戰無不勝

一太祖克建康御史大夫福壽死之太祖命於城中立祠每歲祀之後訪得秦原之周良卿立某三人素有德行以禮延納詢以政事號曰三老敬之甚厚

一太祖於國初造軍器以銅爲箭翎將士攻城時繫拖地綿裙或紅或青綠以其虛胖箭不能入頭戴闊簷紅皮壯帽插猛烈二字小旗後地廣易用鐵甲等器

一太祖於國初以地狹糧少除守城軍士四十日支糧一次准作一月口糧出征軍士不支總兵官給榜聽於敵境遠近鄉村山寨招安百姓送納糧草供給

一太祖於國初以所克城池專用義子作心腹與將官同守如得鎮江用周舍得宣州用道舍得徽州用王駙馬得嚴州用保兒得婺州用馬兒得處州用柴舍真童得衢州用金剛奴也先得廣信調周舍郎沐英也

一太祖於國初所克城池令將官守之勿容儒者在左右議論古今止設一吏管辦文書有差失罪獨坐吏將官正妻留於京城居住聽於外處娶妾

一太祖所克城池得元朝官吏及儒士盡用之如有逃者處死不許將官擅用

一太祖嘗曰河南李察罕帖木兒兵威甚振先遣楊憲往彼通好及察罕帖木兒下山東又遣汪和往彼結援不意田豐王士誠刺殺察罕帖木兒太祖以孤兵獨守別無趨向成敗當聽其自然在後滅

陳擒張信知天命有歸卽位後遂圖中原太祖於國初編律頒行各衙門遵守豈期犯法者多太祖曰我欲除貪贓官吏奈何朝殺而暮犯今後犯贓者不分輕重皆誅之後再編律令枉法不枉法輕重罪之着爲令

一太祖立富樂院於乾道橋男子令戴綠巾腰繫紅搭膊足穿帶毛猪皮靴不許街道中走止於道邊左右行或令作匠穿甲妓婦戴阜冠身穿阜褙子出入不許穿華麗衣服專令禮房吏王迪管領此



人熟知音律又能作樂府禁文武官及舍人不許  
入院止容商賈出入院內夜半忽遺漏火延燒脫  
歡大夫衙係寄收一應贓物在內太祖大怒庫官  
及院內男子婦人處以重罪復移武定橋等處太  
祖又爲各處將官妓飲生事盡起赴京入院

一太祖以火德王色尚赤將士戰襖戰裙壯帽旗幟  
皆用紅色頭目馬用大黑領搭竿大黑纛頭以壯  
軍容

一太祖克建康謂武官曰聽從開墾荒田以爲已業

文官撥典職田召佃耕種送納子粒以代俸祿和  
州有李善長職田參軍郭景祥覈出畝步不實太  
祖曰此蓋佃人作弊於面上刺田字以警其餘

一太祖於國初令各府織造月辦緞匹打造鐵甲起  
解過期不解官府處死

一太祖親征城池給民戶田俱自花押後追之人以  
上吏害民令各府縣避貫對遷地里生疎不知民  
之貧富自然無弊後不用市民於鄉村農家取識  
字來用

一太祖以遞送使客夫轎不勝苦民曰人雖有貴賤其口體則一今後使客有符驗止是夫二名按察司官及出使外國者給夫四名俱於田糧內出錢顧工不許擅役良民勞其筋骨妨奪農務情願者受顧聽從其便

一太祖國初以來朝政有失無人肯言立親法議理司以汪廣洋李勝瑞爲執法官置白牌於上書執法議理如有失處許持牌直言極諫太祖從之

一同僉廖永安於太湖被張士誠執去弟廖永忠襲

職永忠隨太祖鄱陽湖與陳友諒戰有功後陞平章克兩廣封德慶侯太祖以永忠僭用龍鳳不法等事處以死罪廖永忠死於蘇州

一楊憲凌說高見賢夏煜嘗言李善長無宰相材太祖曰善長雖無相材與我同里我自起兵事我涉歷艱險勤勞簿書功亦多矣我既爲君善長當爲相蓋用勳舊也今後勿言

一太祖親征宣州長鎗元帥朱亮祖出城拒戰太祖躬自擐甲督兵交戰亮祖敗走以所管軍馬降元

帥謝國璽等棄城遁

一太祖選精壯軍專於帳前守禦名曰金陵橫舟鐵甲交鎗皇五等把都兒屬帳前親兵都指揮使司領之

一太祖察知應天府民間鄉司專於鄉村書算田糧增減詭寄躲避差役壞法害民漆髮點面以示眾

一胡大海克蘭溪獲僧人孟月庭搜得天文地理書大海留在帳下太祖親征婺州過蘭溪大海以月庭見太祖得其天文書甚喜問月庭原師何人月

庭曰龍游來得明精於天文太祖克婺州立觀星樓於省東夜與月庭登樓仰觀天象至更深得其指授就令月庭長髮娶妻待之甚厚跟隨太祖回京後得處州劉基江西鐵冠亦能天文月庭與之論不合嘗有犯上之言太祖不加罪發和州任坐參軍郭景祥奏月庭毀謗太祖差校尉杖殺之太祖圍婺州駐蹕西峰寺基上城中人見五色雲罩元帥劉脫因不花諳曉天文曰此乃瑞氣不日城破必及二日同僉賓安慶以城降

一太祖親征婺州圍城一日處州參政石抹宣孫遣元帥胡深以獅子頭作前陣來戰太祖命胡保舍領馬步軍迎之一戰而擒前鋒元帥李肩章胡深敗走次日攻城不克樞密同僉寧安慶與守將帖木烈思不何夜遣都事李相絕城詣太祖請降開東門納兵太祖曰若事業成當共享富貴指天誓之務不失信給以飛字號五百入城之日於本部將帥家照証以明順逆既入廉訪使楊惠達魯花赤僧住死之太祖卽命騎士齎令牌徧告軍中曰

毋殺人毋擄女婦毋燒房屋違者依軍法斬兵不  
離伍市不易肆開倉以濟貧民撫慶州石抹宜孫  
毋瘞城中犯鋒鏑死者屍獲臺治書帖木烈思僉  
事安慶院判石抹厚孫開設江南等處行中書省  
分省行樞密分院金華翼元帥府改婺州爲寧越  
府陞院判胡大海爲樞密院賓安慶爲樞密同僉  
儒士王宗顯爲寧越知府命胡大海率領五翼元  
帥等大軍以取紹興以帖木烈兒爲集賢大學士  
差知事夏文達伴送赴京至嚴州夜遁太祖曰各



爲其主勿追三月命元帥陸仲亨引兵攻衢州不克五月太祖爲儀同三司江南等處行中書省左丞相是月陳友諒陷太平許瑗死之

一胡大海克嚴州得儒士王宗顯問係烏江人及大海克蘭溪進攻婺州不克回蘭溪築城守之太祖至蘭溪大海以宗顯見太祖曰爾與我同鄉里正濟所用命宗顯潛至婺城察聽事體宗顯到於近城五里識吳世傑家察得城中守將各自爲心回告太祖甚喜太祖曰我得婺州令汝作知府

一太祖曰金華是吾親征之地乃浙江東南之重鎮  
密邇江西福建浙江敵境必得重望之臣鎮之改  
分樞密院爲江南分省陞僉院胡大海爲本省參  
政未久苗軍元帥蔣瑛等謀叛殺大海至夜半殺  
都事王愷掾史張誠次日早逼勒一城男女數萬  
出南門經台州仙居縣殺右丞方國璋赴紹興張  
士誠降事聞太祖改江南分省爲浙江東行省陞  
同僉朱文忠爲本省左丞總制處州等五府一州  
軍馬把都楊憲爲左右郎中參贊之太祖謂憲曰

朱文忠乃吾甥也年小未歷練方面之事皆從爾  
主之如有差失罪只歸你

一饒州平章吳宏調守撫州太祖命于光爲江西參  
政特遣楊憲齎印信令光開設分省於饒州吳宏  
原部下吳三尉不服糾合王思義謀叛據城光遁  
走浮梁憲在城無馬走憲以大義曉諭思義思義  
欲憲到京明其不叛留之不殺及江西大軍復饒  
州思義入福建憲得克回京以前在金華時朱文  
忠用儒士屠性孫履許元王天錫王禕干預公事

聞于太祖差人提取屠性等五人到京內王禕許  
元王天錫發充書寫惟屠性孫履誅之陞憲爲提  
刑按察使得前官單居仁不合將贓罰易作貨物  
營利優給吏典劾奏太祖曰單居仁杖一百不用  
吏典追贓發和州種田復陞憲江西行省參政再  
調山西參政陞御史臺中丞太祖嘗曰楊憲可居  
在位憲數言李善長無大材胡惟庸謂善長曰楊  
憲爲相我等淮人不得爲大官矣憲因劾汪廣洋  
不公不法李善長奏排陷大臣放肆爲奸等事太

祖以極刑處之

一處州苗帥賀仁德李祐之謀叛殺院判耿再成元帥宋文剛知府王道童據城以守太祖曰朱文忠軍馬不敷調用命平章邵榮領參軍胡深等軍馬往復處城未至紹興張士誠乘隙調呂同僉寇諸暨文忠以嚴州兵少又兼密邇桐廬賊境衢信兵出江西無以應援金華止是文忠獨守城亦空處况隔諸暨二百餘里計無所出文忠與都事史炳謀議兵貴虛聲揭榜於賊境詐云平章邵榮領兵

五萬已出江西右丞徐達領兵五萬已出徽州約會金華尅日進抵諸暨勦捕賊兵見榜具告呂同僉欲退五里下營以待決戰當有降卒走報同僉胡德濟得其實與院判謝再興分門以守至夜半令軍士飽食高聲發喊鑼鼓砲銃震動天地一齊出城寇營驚亂人馬奔走自相蹂躪德濟等督兵追殺橫尸滿野惟呂同僉部下先鋒過河溺死片不返寇敗之後邵榮至就領胡琛等兵攻破處城李祐之縊死賀仁德就擒誅之七月邵榮回京八

月榮與參政趙某謀爲不軌元帥朱某以某事首告太祖命壯士執邵榮趙某連鎖置酒待之問曰我與爾等同起濠梁望事業成共享富貴爲一代之君臣爾如何要謀害我榮答曰我等同年出外取討城池多受勞苦不能在家與妻子相守同樂所以舉此謀不飲酒止是追悔而泣太祖亦淚下邵某呼趙榮曰若早爲之不見今日獵狗在牀下死事已如此泣何益惟痛飲太祖欲禁錮終身聽其自死常遇春曰邵榮等反得成豈肯留我等性

命妻子亦沒爲奴婢上位有天命其事敗露乃天誅之也今反留之是違天也勿教後人倣倣遇春心實不甘太祖命縊殺之籍其家

一太祖於國初立君子舍人二衛爲心腹選文官子姪居君子衛武官子姪居舍人衛以宣使李謙安子中領之晝則侍從夜則值宿更番

一太祖用高見賢爲檢校嘗察聽在京大小衙門官吏不公不法及風聞之事無不奏聞太祖知之又與僉事夏煜惟務劾人李善長等畏之及兵馬指



揮丁光眼巡街生事無引號者拘拿充軍又凌說  
楊憲執法不阿太祖嘗曰有此數人譬如惡犬則  
人怕見賢又建言在京犯贓經斷官吏不無怨望  
豈容輦轂之下居之及在外犯贓官吏合發江北  
和州無爲住坐彼種荒田甚多每人撥與二十畝  
開墾亦且得人納糧當差太祖從之以參軍郭景  
祥督之太祖差按察僉事安慶撫諭及內官佛保  
整理種田一日太祖親坐黃船忽到和州登岸駐  
馬移時叫出前鎮江知府楊遵數之曰爾楊仲弘

之子有學問多才能止是心忍徐達曾言爾將鎮江百姓田畝增加分數見得糧多人目之曰鞞田楊又將斛面削去支糧與軍少了升合積下糧米久無歸着留爾在世恐生別事誅之高見賢被楊憲舉劾受句容王主簿豹皮等贓發和州種田先在後者指而罵田北路是你開今亦到此是報也夏煜亦犯法太祖取到湖廣投於江丁光眼害民事發胡惟庸問招明白太祖命誅之

一高見賢奏掾史張有道賣選太祖命楊憲鞫之有

道招受同鄉徐君瑞買求樞密掾史銀十兩律該杖一百太祖命分屍示眾憲奏曰臣職專執法不該死而誅之是臣壞法也太祖從憲言依律

一太祖在婺州夜出私行遇巡軍阻之小先鋒張煥從行謂巡軍曰是大人巡軍曰我不識是何大人只知犯夜者言之再三已之次日太祖賞巡軍米二石不復夜出

一太祖於國初以軍儲不足禁造酒違者罪之

一太祖謂章溢曰爾在處州石抹參政處參謀軍事

聞知郡屬甚多授爾浙江按察僉往處州收集赴  
京助我調用溢集到原部下鄉兵二萬名令男章  
允載管領赴京聽調太祖大喜後用溢爲御史中  
丞

一太祖謂胡深曰爾回處州收集舊部屬授爾五府  
參軍就便管領守禦處城深爲軍儲不足於麗水  
等七縣內大戶徵科銀兩以給軍民苦之有言其  
弊太祖曰胡深未可與之較也深領兵攻溫州不  
克後又領兵取福建至浦城與陳友定兵戰敗擒

友定殺之太祖深憫陣亡授其子世襲指揮

一王溥以建昌降率將士赴京居住自備糧食不支官糧太祖曰王溥可與聚寶門外南街住置立牌樓號其街曰宰相街溥爲事毀之

一方國珍旣獻三郡不奉正朔太祖累遣夏煜李謙孫養浩楊憲傅仲章程明善往諭之國珍答曰當初獻三郡爲保百姓謂發軍馬來守交還城池不至遽奉正朔實慮張士誠陳友定來攻援若不及則危矣姑以至正爲名彼則無名罪我况爲元胡

亂首元亦惡之不得已而招我四兄弟授以大職  
名我弱則不容矣要之從命必用多發軍來卽當  
以三郡交還國珍願領弟姓赴京聽命止乞國珍  
一身不仕以報元之恩德如此心持兩端太祖曰  
置之俟我克蘇州雖欲奉正朔則遲矣

一太祖以嚴州密邇杭州敵境命徐達到嚴州展開  
五里築城移浙東省治及金華軍馬守之未久諸  
暨院判謝再興叛降紹興張士誠太祖特陞同僉  
胡德濟爲浙東行省參政再於五指巖下新築諸

暨城屯駐軍馬以圖進取德濟部下將士家火尙  
留嚴州間有潛地搬往新城者文忠知之意德濟  
使之故將都事羅彥敬誅之以戒後人各將帥怒  
曰我等守方面捨命征戰略不相容說德濟曰何  
處不富貴別爲圖之德濟曰左丞殺羅彥敬自爲  
廣信戰衣作弊非爲我也爾等分守寧家勿再言  
言者以軍法治之後張士誠兵寇新城德濟具守  
戰文忠援兵至殺敗寇眾獲到驍騎百數十人保  
全新城捷報太祖召德濟赴京旣見太祖謂羣臣

曰我朝豈謂無人物此等守城豪傑特陞浙江行  
省左丞賞駿馬一匹以酬其勞太祖召文忠責曰  
爾不能牢籠人胡德濟之德量爾不及也克杭州  
遷德濟浙江行省左丞太祖特令徐達征西莊浪  
失利部下千百戶十餘人達皆誅之獨械德濟聽  
太祖自處之至潼關太祖有勅曰胡德濟固是慢  
攻前守新城有功可宥之仍於徐達處聽調達班  
帥德濟至京後爲陝西都指揮使有病太祖命醫  
治之不痊而死



一胡大海克諸暨錢萬戶來降太祖賜衣服令其回  
後獻策於張士誠離諸暨五十里溪中築一壩水  
發卽沒城以戰船攻之可克謝再興事戰數年不  
能破決及紹興歸附械錢萬戶到京太祖誅之  
一安慶乃長江上流之要地雙刀趙普勝據守太祖  
累發兵攻之不利後調黑先鋒領兵水陸並進船  
至機陽普勝先於水中置鐵索橫截舵着索不行  
黑先鋒及所部盡皆被擒陸路軍馬亦潰散陳友  
諒陷太平殺其主徐壽輝自稱皇帝友諒與普勝

同事壽輝恐其變誘執普勝往江州降之別留軍  
馬守安慶太祖克之命僉院趙伯仲都先鋒程八  
守之友諒遣兵復破安慶伯仲與程八走遁直至  
龍江知府譚若李亦遁中途聞寇兵退復回入城  
撫安百姓事聞太祖怒曰主將不能堅守城池陷  
遠遁避之知府不能遠走寇退乃能入城安民將  
伯仲等照失陷城池誅之常遇春諫曰伯仲等係  
渡江舊人姑用赦之太祖曰不依軍法無以戒後  
人各給弓弦一條發妻子與知令其自縊死太祖

曰仍令各人子孫承襲本職伯仲弟趙老哥後封  
南雄侯

一太祖謂參政張昶曰茶之所產多在江西湖廣所  
以前朝茶運司立在江州專在茶課爾差官分投  
前去各府州縣踏勘見數起科作額以資國用  
一抽分場官盜用竹木事發供高管駱管等十餘人  
太祖怒曰爾等近侍十餘年豈不知法今倚勢強  
取官竹木到官私用此與常人不同處以重罪  
一太祖曰隨我渡江文官掌簿書及軍機文字勤勞

一十餘年如李夢庚侯原善阮弘道楊原杲樊景昭與他子孫世襲所鎮撫

一太祖以按察僉事喜山言浙江及直隸府設官店除官收課可給軍用就察奸細後處州任滿拘分官馬合謀詣富樂院宿娼敗露太祖曰錢穀官必侵盜課程所以有錢查有一百餘名太祖曰發一半滁州守門一半辰州參軍處隨軍

一太祖命樂人張良才說平話良才因做場擅寫省委教坊司招子貼市門柱上有近侍人言太祖曰

賤人小輩不宜寵用令小先鋒張煥縛投於水盡發樂人爲穿甲匠月支五斗

一太祖謂李善長曰江西湖廣湖池設官辦課歲得穀一百餘萬石中間豈無情弊爾每歲差官覆體有欺隱者罪之

一劉基言處州青田縣山多田少百姓多於山上壘石作田耕種農事甚難太祖曰劉基有功於我國家本縣田畝止是一等起科五合使百姓知劉基之心

一太祖謂李善長曰陳友諒用普顏不花提調湖池魚課今既得湖廣仍用普顏不花爲應天府知府兼提調魚課其原有湖官三百餘人仍舊與職名辦課後因虧欠課程太祖疑普顏不花與湖官通同作弊尅落入己俱罰築城以贖罪

一韓林兒係欒城首作亂韓山童男山童被擒韓林兒與其母楊氏逃之武安潁州民人劉福通自碭山夾河迎韓林兒立以爲帝號小明王建都濠州國號朱改元龍鳳河南行省平章答失八都魯圍

濠州林兒遁于安豐劉福通攻破汴梁乃自安豐  
迎其王居之以爲都察罕帖木攻破汴梁福通奉  
其王遁歸癸卯三月張士誠圍安豐福通請救太  
祖親援之先遣常遇春引兵至安豐士誠遂解圍  
福通奉韓林兒棄安豐退於滁州居之士誠兵復  
入安豐守之丙午三月太祖取安豐

一徐達圍蘇州太祖特命指揮傅有德領馬軍三百  
與同徐州陸參政出哨濟定以警中原賜友德宴  
命葉國珍陪飲撥與朝妓十餘人太祖令內官覘

視後國珍合妓婦脫去卓帽鞋子穿華麗衣服混  
坐太祖怒令壯士拘執葉國珍與妓婦連鎖於馬  
妨妓婦劓去鼻尖國珍稱說死則死何得與賤人  
同鎖太祖曰爾不遵我分別貴賤故以此等賤人  
辱之鞭詎數十發瓜州做壩夫後釋之

一  
張士德卽張九六及部將史椿皆張士誠謀士士  
德被擒椿見士誠不是做事業人諸將又驕不肯  
戰日以子女玉帛奢侈爲心又僞丞徐義讒毀椿  
椿守淮安遣使齎書歸太祖士誠知覺拘執椿到



蘇州誅之士誠弟士信惟務花酒引江浙省將丞相塔失帖木兒從於嘉興白爲丞相奪其位不久令潘平章守杭州上誠回蘇州用王敬夫葉德新蔡彥文謀國三人出自小人順從行事太祖聞之曰我諸事無不經心法不輕恕尙且人瞞我張九四終歲不出門不理政事豈不着人瞞且士德史椿皆死惟將弟士信行事時有市諺十七字曰丞相做事業專用王蔡葉一朝西風起乾別丙午三川太祖命徐達圍蘇州士信守閫門正妓飲中礮

死城破械張士誠同王蔡葉到京太祖命縊殺之  
及獲元叛降人王哈刺不花徐大舍單同僉熊天  
瑞太祖曰此等叛逆之人皆明正典刑

一太祖謂李善長曰湖廣江西直隸府州縣六房有  
主文老先生書手積年把持官府蠹政害民爾行  
文書盡數起取赴京發雲南五開衛充軍

一河南山東等處府州縣官朝京太祖以幾處有司  
不思牧民之職專任勸民耕種桑使之無凍餒不  
失養生送死公上之爲本卻乃反役男子種田婦

人養蠶奪其耕利以損民俱發去指揮毛讓取問  
明白杖一百

太祖謂李善長曰濠州是吾鄉里兵革之後人煙  
稀少田土荒蕪天下無田耕種村民儘多於富庶  
處起取數十萬於濠州鄉村居住給以耕牛穀種  
使之開墾荒田永爲已業數年之後豈不富庶以  
監丞周某督之

一京城自夏至秋不雨有司禱求不應太祖曰在京  
法司及在外巡按御史按察司冤枉人以致天旱

差人提問京畿巡按御史何士弘等太祖命細縛於馬坊及諭中書省御史臺都督府言事次日御史中丞劉基言三事一曰出征陣亡病故軍妻數萬盡令寡婦營居住陰氣鬱結二曰工役人死暴露屍體不收三曰張士誠投降頭目不合充軍太祖曰寡婦聽其嫁人不願者送還鄉里依親工役人釋放寧家投降頭目免充軍旬日仍不雨太祖怒曰劉基還鄉爲民御史按察司官俱令自駕船隻發汴梁安置被問官吏赦罪還職後得北方欲

用舊人太祖謂楊憲曰發在汴梁御史等官俱係舊人盡用之

一太祖謂李善長曰出征陣亡及病故軍妻俱令於寡婦營居住不許出營令人巡綽及把門在外男子無故入營問罪

一太祖曰歷代銅錢相兼行使市俗以銅錢一十二文易米一升一百二十文易米一斗一千二百文易米一石凡估贓俱以錢數定罪後鑄大中當十錢行使不久不用

一耿忠卽耿三舍初與毛讓等參隨太祖以心腹親  
信時令浙江等處訪察官吏問民疾苦時紹興衢  
州金華秋旱農民無收有司不准告災回京奏太  
祖怒提問官吏後忠任大同衛指揮開中鹽糧乃  
巧生奸計且如火藥用得班貓先令家人買下班  
貓等候旬日卻於公廳發放要班貓中鹽以此誘  
動千百戶舍人及軍下皆投託門下或納糧米或  
於納軍需物料中出鹽引爲有私鹽起意僞造戶  
部半印倉鈔虛出客商冒支官鹽後倉鈔事發太

祖一暨疑之遍行天下拘拿大同鹽客商及追倉鈔引目不問真偽盡數到官問得明白已支米支犯人發充軍役鹽引沒官仍提取耿忠問罪

一太祖卽位之後高麗國王顓進表貢方物稱臣太祖給以金印封顓爲高麗國王其於李仁人及子李成桂凡弑王禡王昌王瑤王奭四主而自立貢方物進表請更國號太祖改高麗爲朝鮮從其自爲聲教後成桂改名旦進表納前恭愍王金印諸朝鮮印及封王誥命太祖不從及爲進箋有犯上

字樣太祖罪其使者借稱姓鄭名集撰文太祖以  
所貢金鞍等方物發邊李旦追要原撰箋文姓鄭  
者旦懼卽以鄭集送至京太祖罪之發雲南安置  
仍令遼東都司禁邊不許高麗人通界亦不許客  
商貿易永遠絕他

一湯和姑夫席某隱瞞常州田土不納稅糧太祖曰  
倚恃湯和之勢不怕法度故敢如此誅之常遇春  
力諫不從

一金華歲貢香米三十餘石太祖曰我訪知民間擇



揀圓潔者用黃絹布袋盛貯封護進呈今後作秋糧一體送納官倉不須歲貢勞民

一太祖曰極刑之家五服內子弟不無怨恨不許用爲官吏違者處以重罪

一太祖曰華元貴元住脫脫舊大宅不足又去修大長公主府勞苦軍士存留蒙古色目女直做軍在部下此等有父兄在沙漠若起反心爲害不小故人遺下妻妾不起發主何意坐視制書大不敬如今着何文輝去代替管領軍馬雲龍扶病回

京身故

一沈瑁自杭州赴京奏市民子弟不務生理美麗衣服出入公門交結官吏說事過錢太祖曰浙江等處及直隸府縣市民着他見丁出錢買馬往北方當驛

一太祖嘗曰我於花木結實可食用者種之無實者不用如桑棗柿樹有實及櫻樹漆樹尤用心栽種蓋因有益於公私之用苑囿高館珍禽異獸無益者並不留心

一太祖用陳寧赴廣德知府歲旱百姓告災事聞太祖不淮寧赴京奏曰天旱田禾不收民有飢色若要稅糧民必逃移蘇州就食是與張士誠益民也太祖曰爾好大膽敢如此言久之太祖曰免他本年秋糧

一丁國寶係韓林兒監察御史太祖用爲九江知府彭澤縣山民叛國寶以爲北候軍馬來時恐遲卽集鄉兵親詣叛處殺敗叛賊以安百姓事聞太祖賞以鞍馬以其武略轉爲指揮至御史大夫征雪

山有功爲胡惟庸親誅籍其家

太祖嘗使人察聽將官家有女僧誘引華高胡大海妻敬奉西僧行金天教法太祖怒將二家婦人及僧投於水

一李保兒於甲午年見太祖於滁州乃太祖親甥也太祖喜甚子待之賜名文忠擇師教之太祖察其可任大事常習之馬上遂以舍人領兵

一太祖克婺州於南城上豎立大旗上寫山河奄有中華地日月重開大統天及命胡大海圍紹興改

紹興爲紹興府時嵯縣邢元帥新昌趙萬戶等以  
兵降慶元方平章平陽周參政瑞安黃元帥建寧  
阮參政福清袁參政莆田張元帥各遣人齎書降  
胡大海圍紹興日久不克太祖取回守婺州隨有  
趙姓三人見稱趙宋子孫請胡大海再攻紹興願  
爲內應太祖曰大海圍紹興時不出見今大海回  
京卻舉此謀事有可疑令法司考問乃張士誠使  
三人來將家屬盡誅之

太祖於國初用葉春王興宗以其老實不貪除春

爲儀鸞司副使陞福建布政司除興宗爲金華知縣李善長諫曰興宗爲隸出身難牧民太祖曰興宗跟我數年勤而不貪又能處事雖儒與吏不可及可以牧民至嚴州見李文忠亦曰隸輩如何牧民太祖不從興宗到縣三年廉幹公勤甚得民心秩滿陞南昌通判嵩州知州僉院任亮集民爲軍興宗曰元末世爵聚則爲兵散則爲民若皆爲軍稅糧何出奏乞止之太祖從之陞懷慶知府朝京時上問養蠶種田官吏興宗亦在數指揮毛讓奏

王興宗亦被問太祖曰府主公勤不貪不必問比  
還懷慶未久蘇州缺知府太祖謂胡惟庸曰選保  
一能人去未幾太祖又曰蘇州知府曾有人否惟  
庸曰未得其人太祖曰我想懷慶知府王興宗可  
任惟庸曰臣想不到此太祖曰行文書與王興宗  
就取便道速去到任三年盛有政聲太祖曰王興  
宗可陞河南布政司左布政赴京辭太祖曰久不  
見你老矣我亦鬚白賜宴賞鈔撫而遣之到任以  
事累事白病故

一汪廣洋罷太祖遣近侍人就舟中賜死廣洋妾從死太祖訪得此婦係沒官陳知縣之女太祖曰克沒官婦人女子止配功臣爲奴不曾與文官因勒法司取勘出胡惟庸等并六部官擅自分給皆處以重罪

一太祖於國初以湖廣江西等處按察司坐視官吏貪贓致民受害無伸今後務要年終來朝考其問過貪贓人數以憑黜陟如貪贓不拿體察得出處以重罪



一太祖國初但遇獻城投降如浮梁僞僉判于光來  
降待之甚厚及回太祖親於南門外送行脫衣賜  
之建昌僞平章王溥金城來降自備軍食不支官  
糧太祖於南門外造屋令溥居住名曰宰相街以  
寵之江西僞丞相胡廷遂以南昌降太祖入城拜  
其母以安之

一太祖渡江隨行文官有李善長毛某李夢庚郭景  
祥侯原善王習古楊歟幹阮弘道范子權楊原果  
克太平得歸安等

一太祖以天下稅課司欺隱課程每一稅課司差官  
一員閘辦以爲定額又除把王門世軍於各處做  
鹽場官及巡撫後因誤事不用

一金華浦江縣義門鄭伸德被人胡指誣與胡惟庸  
行反戶部陳員外指與郭桓糴倉糧太祖曰鄭氏  
義家焉肯與人行財糴官糧顯是誣害追到鈔貫  
給還本主仍着人送回家

一藍玉令家人申到雲南鹽一萬餘引倚勢兌支事  
發太祖曰此是侵奪民財阻壞鹽法但是功臣家

中到鹽引盡行沒官

一尙書郎某恃李善長勢放肆奸貪太祖誅之籍其家得父兄親戚友識囑託公事書信太祖命惟庸往杭州照名提問處以重罪

一各布政司用使空印紙於各部查得或錢糧軍需緞匹有差錯改正卻將空印紙填寫咨呈補卷事發太祖怒曰如此作弊瞞我此蓋部官容私所以布政司敢將空印紙填寫尙書與布政司官盡誅之議用半印勘合行移關防

一太祖國初用毛某爲參議病故有男毛讓以舍人近侍太祖寵愛以心腹信任仕至都督放肆奸貪太祖誅之

一兩淮浙鹽場俱係張士誠地面太祖以軍民食鹽難得令樞密院經歷司給批與將官家人駕船往高駝沙界首以貨易鹽到京貨賣軍民食用後得諸暨於唐口關立抽分所得處州於吳渡立抽分所許今外境客商就兩界首買賣於是紹興溫州客人用船載鹽於唐口吳渡交易抽到鹽貨變作

銀兩及買白藤硫黃等物以資國用及太祖卽位後議立鹽法許令客商運米於邊寨城池中鹽乃不勞耕種而兵食自足是以本京大同永安雲南皆得鹽糧軍不缺食

一太祖改樞密院爲都督府以朱文正爲左都督後改爲五軍都督府

一太祖曰各衛知事就令大都督選除於本府考滿宣使及各衛役滿令史同給與誥命

一僉事陳養浩作詩云城南有嫠婦夜夜哭征夫太

祖知之以其傷時取到湖廣投之於水

太祖曰陳友諒犯我建康敗回至太平弒徐壽輝自立爲帝建都江州曾令胡大海遣人問行江西探聽消息未報辛丑六月友諒僞平章李明道領兵五萬圍我廣信胡大海率兵救援殺敗賊眾就陣擒獲李明道及部帥王漢二等一十八人明道致書漢二兄王溥以建昌來降明道至京太祖大喜卽授以江南行省平章因得友諒之虛實以明道爲向導太祖親帥舟師先取安慶皆走棄江州

退居武昌太祖克江州倡明道往南昌說胡廷遂  
廷遂遣人齎書降壬寅正月太祖至南昌入城安  
民饒州吳宏以城降及臨江等郡皆降惟熊天瑞  
據守贛州後遣常遇春圍其城天瑞亦降江西悉  
平

一乙未年太祖領兵出哨失身於敵敵之帥首亦爲  
我軍所執彼此欲相易和解未有先發者時徐達  
挺身往代太祖敵遂縱太祖歸太祖卽以敵帥縱  
之而易達歸

一常遇春原本羣盜劉聚部下聽用太祖駐兵和州  
領眾十人棄聚來歸太祖曰爾之來爲士卒糧絕  
故就食耳爾自有主我安得而留之遇春請之再  
三至於涕泣太祖曰爾姑從我渡江俟克太平委  
身事我未晚也太祖先抵采石元兵陣於磯上猝  
難登遇春繼至太祖麾之使前遇春卽挺戈先登  
遂拔采石

一張士誠遣兵來圍鎮江城  
中官軍與倉夫出城殺  
敗賊眾登船退去太祖親率戰船繼至直追黃石



水沙不及而回郡人敘太祖功蹟立碑於西城文  
末寫龍鳳年號後太祖命毀之

永樂九年二月二十日北京刑部左侍郎臣劉辰  
呈

辰字伯靜浙之金華人慷慨負氣節國初從太祖  
下婺州命爲點籤甚見信用累官至北京刑部侍  
郎永樂元年以知政實預脩國史初使方國珍有  
卻姬之節甚爲太祖所重事載定遠黃公金開國  
功臣錄嘉靖乙巳春三月四日吳袁生襲偶記